

柳詒徵與鄭逸梅

●柳會符

吉人天相自我解嘲

鄭逸梅先生是我祖父柳詒徵老人的好友。一九九二年八月，上海的天氣非常之熱，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八卦掌大師王翰之先生從星加坡來看我，進門便說鄭逸梅先生八月十一號去世了。終年九十八歲，不禁同聲悼惜。

我少年患病，病中多以筆記消遣。父親柳詒生先生，雖然畢業中央大學算學系，但也喜歡文藝，和陳夢家一起跟着徐志摩弄新文藝，記得家中最早父親訂過一本《上海生活》，那上面便有鄭老的文章。後來父親又常買鄭老主編的《永安》雜誌，那上面鄭老的文章就更多了。抗戰勝利後，祖父詒徵老人回到上海，鄭逸梅先生所居長壽路養和村一號，和我家所居海防路海防村八號，相距很近，鄭老來晉謁祖父，隨呈所著《小陽秋》、《人物品藻錄》、《淞濱閒話》、《近代野乘》諸書，便成為我病中的良伴，後來我常寫書法家和祖父學生陳叔諒等先生的傳記，乃至發展至在日本《新書鑑》雜誌發表《中國現代書法概論》，多半由幼年起即隨祖父多見當世巨人長

德，但看鄭先生的書未始沒有影響。

這時我家所居淞陰，弟兄七人，加上祖父母，父母，十一個人擠在一間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屋中，但父親生性豁達，他對鄭先生說，十一口人一大相（廂），合起來便是「吉人天相」四字，後來鄭先生寫文章記述祖父時，常常說起這四個字。

禮拜六派趣味文章

一九四九年祖父從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退休回上海，住在中山公園對面中央研究院物理工場的宿舍中，鄭先生隨金山高吹萬來訪祖父，那時祖父正在寫《人民生活史》，規模比原寫的《中國文化史》要大得多（原稿十冊在四凶肆虐時大半散佚，今僅存敘論及《人形志》長編），因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說，正史有《天文志》、《地理志》，亦當有《人形志》，祖父因撰《人形志》，詳述人身脈絡，亦如鄧道元之《水經注》焉，稿本亟待刊行。因鄭先生博涉，便託他留意，代為收集刺花的資料，因為刺花是古代斷髮文身之遺，祖父《人民生活史》中，舉凡人

生之飲饌、服飾無所不包呢！

一九五二年因中央研究院收回祖父居屋，祖父遷居淮海中路淮海坊，地近襄陽公園，我也隨祖父同住，因為患病休養，便常到襄陽公園下棋，那時老一輩的國手顧水如、劉棣懷等常來指導我們，下讓子棋。鄭老下午也由長壽路趕來，和他一班好友，在茶社中茗敘，當時常和他在一起的有嘉興朱大可、朱其石兄弟，陸澹庵、洪荆山、朱積誠等。他們或談詩談畫，或談社會趣聞，不慕榮利，閒散自得，我有時也側坐旁聽，和鄭老更形諳熟，如今一愧四十年，即老壽如鄭公亦化為異物，只剩下我這側坐的少年，也垂垂老矣了。鄭老一生多任中學國文教員，或小報編輯，善寫近代人物掌故。當時有補白大王之稱，他是蘇州人，范烟橋、周瘦鵬和他同輩，包天笑、程小青則是他的前輩，蘇州人文鼎盛，鄭老參加過星社，他們作文曾有《禮拜六》派的稱號，趣味性很強，是自具一格的。

喜藏尺牘會達萬通

鄭老喜藏尺牘，曾達萬通，四凶掃地，與圖

籍同赴雲煙，及後平復，老人雄心不死，復事收集，先向我徵索先祖遺札，我視先祖遺物如性命，然以鄭老索之再，乃贈先生先祖贈詩丁所堂世伯詩稿一葉，後先生閱黃秋岳《花隨人聖庵摭拾》，知先祖與秋岳有舊，因向我索秋岳書。秋岳名潛，福建人，向官行政院祕書，一九三六年以通敵被處極刑，當事發日，先祖母蒼皇間欲將秋岳致先祖書悉付之一炬，先祖笑止之，徐曰：設我與秋岳有勾連，秋岳之書，可悉焚滅，我致秋岳書早爲人收得矣，以是至今秋岳書十餘通俱存，因檢一頁贈之。一九七八年我因郭紹虞、朱東潤先生推轂，至復旦大學中文系教甲骨學，鄭老聞之喜，因曰：「伊有王遽常先生章草箋，君能賜一甲骨尺牘否。」甲骨字少，以之撰文至不易，當年鄭先輩葉玉森先生能集甲文作七古，愧不能也，然以先生之誠，稍後乃作一甲文短札致之，先生得之喜，先生記先祖軼事時及於符，固已屢刊於所著《清末民初文壇軼事》，《藝林拾趣》及《逸梅隨筆》諸書，對我致他甲骨尺牘事，又一再記之於《藝林散頁續編》諸書。

南高校歌紀念特刊

一九九一年上海市佛教協會與上海市音樂學院聯合紀念李叔同先生、林培安先生等編集叔同歌曲集，獨少叔同所譜南京高等師範校歌。是歌由南高江謙校長作詞，嘗刊於先祖所刊之《國風》半月刊，叔同出家前固嘗與先祖同時在南高執教。一九四六年先祖將鎮江故居殘存書籍雜誌一千餘冊，捐送鎮江紹宗藏書樓，而獨留此冊《國

風》，蓋南高校慶二十周年紀念特刊也。因此此書示之林先生，是日午後上海業餘合唱團於上海玉佛寺演唱叔同歌曲，鄭老與予並做聆聽，因告以覓得南高教授校歌事，次日先生撰文記之於上海《新民晚報》，這是我最後與與他的一次晤面。

循線探索每有所得

先生一生寫作八十年，作品甚多，於所記之人之事必不能悉由目驗而必資於傳聞，傳聞或必有出入，然吾以爲無傷大雅，蓋由先生所言線索，進而究索之，則將有所得，千百倍於不着一字也。以吾自身得之先生者言之，其例甚多。

試舉一例，一九五〇年夏日，某夜吾侍先祖於中央研究院庭中納涼，先祖爲言當世學者有謝无量、章士釗、梁漱溟先生，又言當世書家有胡小石、于右任、蕭悅庵、鄧散木、沈尹默五先生，于、胡、沈、鄧皆所素知，蕭先生何許人，不知也。及後先祖既逝，欲問亦無從。

蕭悅庵書法獲重現

一日偶詢及先生，先生曰蕭先生有弟子名陳鐸齋，居虹口公園，可往詢之，並示以地址。徇而往，果蒙陳先生延見，詳告蕭先生之生平，並示以蕭先生之著作及書法精品，乃據以寫《江南大書家蕭悅庵》一文刊於《中國書法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，又後中國美術出版社因之又出《蕭悅庵書法作品選》，悅庵之書乃稍稍復顯於天下，予既因日本書法界大才子今井凌雪教授之邀，來

日本筑波大學講授書法，研究生有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生魯君漢平，至誠篤，伊亦告臺灣亦可購得《蕭悅庵書法作品選》，此似皆余之力，然余訪求三十年非先生之指引，無由見陳先生鐸齋，則此江南第一大書家之面目，或將湮沒於人間也。

筑波大學珍藏鄭著

日本大學有書法專業者六，筑波大學爲其冠，有教師中村仲夫先生，研究生菅野君，入其室，其書滿架，而鄭先生之《藝林散頁》、《藝林散頁續編》、《逸梅隨筆》、《清末民初文壇逸事》、《逸梅雜札》、《鄭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》皆在焉，可見彼邦人士對鄭先生著作之珍重，一事專攻之勤且久，宜若有其不朽也。

先生本名際雲，後於夢中見一石刻有逸梅二字，因以爲號。張船山詠梅花詩有：「銅瓶紙帳若因緣」內，因又以紙帳銅瓶室爲齋名，而自號紙帳銅瓶室主，此吾文題之所由來也。其室吾嘗一再至，并與先生合影室中，然誠斗室，上海所謂里弄房屋之庭子間，大不過六、七平方公尺，在日本所謂四席地，其小可見，而先生嘯傲其中數十年，其學養亦深矣。

旅居客地秋雨孤燈，鄉愁復念故人，客中無可徵引，吾不欲爲鄭先生傳，略記與先生之交往，他人之所不能詳者，以見先生之笑貌。先生慣爲他人作記，而吾今日泚筆以記先生，思之不覺惘然。

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草於日本筑波市春日旅邸